

父亲每次从老家来邮城看我，都是坐着汽车。因为中途需要转程，差不多早上出发，傍晚时分我才能在车站接到他。看到父亲从客车厢里拿出大包小包那么多包裹，我便抱怨地说起了他，来就来了，不要带这么多东西，又是菜又是鸡鸭，很吃重的，这些东西点钱就能买到。

父亲说，不累的，包裹都放在车厢里，到站拿出来就行，里面都是老家的菜，菜都是今早从地里采摘下来的。昨晚奶奶还熬夜给你做了菜饼，什么时候饿，直接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很方便的，在外面可不能饿着自己。

我不知道接什么话。我这次说了他，下次来看望我，还是会大包小包的带着过来。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吹过来的风，让父亲眯起了眼，凌乱的头发有几根立在空中，任风来吹。

我拎起包裹放在电动车前踏上，放不下的包让坐在后座的父亲抱着。父亲不会抱不动的，因为我知道包里装的是他的思念、他的欣喜，无论刮什么风，他都会紧紧抱住。

我车骑得慢，但耳边一直回旋着呼呼作响的风，父亲在后面说着什么话，我听不清，他反复着，我没理。等到红灯停车时，我转头回应自己听不清他说的话，到了家再说不

第一次吃冰淇淋，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夏日，我作为高邮县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学员，第一次随队去兴化县业余体校学习交流比赛。

那时没有随身携带的水杯，也没有矿泉水。比赛之后，大家满头大汗，都非常渴。在回兴化县政府招待所的大街上时，看见一家装有霓虹灯的冷饮店，便径直走了进去。大家纷纷掏出身上父母给的少量零花钱，买各自喜欢的冷饮，有酸梅汤、绿豆汤、酒酿、汽水、棒冰等。

“还有冰淇淋!”不知谁大声说道。说实话，上述冷饮，母亲带我去高邮中市口粮店隔壁的冷饮店里，都喝过吃过，唯独冰淇淋还没有吃过。

忆童年

□ 丁长林

我的童年，一日三餐勉强能够吃上两粥一饭，常吃的菜不是萝卜青菜汤就是青菜烧萝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尝到几块猪肉的滋味。

夏日火热的天气，爸爸和我成天光着上身，一条擦汗的毛巾和一把蒲扇就是全家庭夏纳凉的法宝。晚上房间温度过高不能入睡，爸爸就拆下门板，搁在屋外睡露天觉，数着星星、看着月亮入梦乡。夜里经常被蚊子咬醒，身上起了多处疙瘩，疼痛不要紧，还会传染疟疾，我就曾得过一次。

旧时高邮城，夏日卖西瓜的人很少，吃西瓜的也不多，不像如今大街小巷，从早到晚都有叫卖西瓜的。那年头只有开大店做生意的有钱人家才经常吃西瓜、喝汽水，我们三元桥附近的一群穷孩子，只能趁在河里洗澡时，捞取人家吃过扔在河里的西瓜皮吃。

我童年那时候，卫生条件很差，加之我们不知爱护自己，整天在外顽皮，经受着太阳暴晒，身上生痱子，头上长疖子，没钱医治，所有疼痛只能忍着。

高邮第二次解放前夕，兵荒马乱，谁还有心思做新鞋，父亲的皮匠生意十分惨淡，每天收入难以糊口。父亲便带领全家到镇江投奔我姑父家，他挑着皮匠担子，走街串户营生。我那年才十二岁，上不了学，姑父就介绍我到他的房东张老板在大西路开设的一处亚太大药房学徒，没有工钱，只管吃饭。

我到张老板家药房哪里是学徒？简直就是小伙计。早晨五点半起床，先给老板倒尿壶，再洗小少爷的尿布，然后去店里打扫卫生，一直忙到七点半钟，才能到老板给我们伙计指定的店面吃一碗面条。晚上下班后吃过晚饭，老板布置的工作就又开始了。先要清洗外用药水的瓶子，然后要将牛黄消炎膏抹进一百多个药盒子里，这才可以休息。夏天就在药库门口搁床睡觉，此处不通风，但药味大，蚊子很少，困了也能睡着。

高邮第二次解放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离开镇江避难地，回到可爱的家乡。政府安排父亲到恢复教学的新巷口小学当工友，每月工资二斗五升米。我也进入小学读书，苦难的童年就此结束。

父亲来看我

□ 章双双

迟。我的语气带着不耐烦，再次骑行，心里又感到不是滋味。

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言语还是行为，向父亲道过歉，反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不清楚这是怎么了，一到父亲面前，怎么就把坏脾气留给了他？

父亲想跟我说他坐客车旅途上的所见，想说中途等车等了几小时，想说在车里要找位置问了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最近工作怎么样，也想问我路这边大楼是干嘛的，那边人挤人又是在凑什么热闹……这个乡下来的老头，来到儿子所呆的城市，欣喜中多少有点手足无措。他怕走路走得不好看，别人盯着他、议论他，会给儿子丢脸；他怕说话口齿不清，语言不通，又会引起麻烦。

陪着父亲走在老街小巷里，跟说他我在这里的生活，跟他说我要在这里待下去，以后再把他接过来。父亲说他要守着那个家，不来这里；知道我能把日子过好，他就放心了……

父亲又一次来看我，下了客车后，他从车厢里拿出包裹。我正要将一个包裹接

来，他摆摆手说，不用。他又从车厢处抽出一根扁担，我还没缓过神来，他就用扁担挑起包裹，看着就像卖货郎，一头是竹筐，一头是尿素袋。装在竹筐里的东西，我能看见是几十只鸡蛋，三袋新鲜辣椒，袋子里附着水汽，几捆粽子，用不同颜色的棕线绑着，好让我知晓是板栗馅还是咸肉馅的，还有老家那山丘上的野生蕨菜和竹笋，这些都是家人清明前后爬上山去采摘的，这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到的“野味”。我想，尿素袋里装的也必定与吃的相关。家人担心我的，却是我平常随便花钱叫来外卖填饱肚子的小事。这些小事，在他们眼里就是大事。

和以往一样，我又开始抱怨，怎么又带来这些，出门一趟，左一箩筐右一箩筐，你不累吗？父亲嘴里叼着快吸完的烟头，我不累的，想到送来给你，我就开心，你奶奶在家忙得也起劲，这些啊，在外是吃不到的。

我还是被父亲的三言两语给打败了，他的话温和且有力。我不再抱怨，只是担心父亲路途的辛劳。父亲把全身力气灌注在肩膀上，驼背明显有些吃力地在硬撑着。那一刻，我明白父亲力气不如以前了。扁担挑的何止是包裹啊？父亲肩上的担子什么时候才能卸下来？我想，从成为父亲那一刻开始，担子就已经压在他身上了……

次去兴化县参加乒乓球比赛，总忘不了在兴化县城大街上第一次吃冰淇淋的情景。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冰淇淋的样式也逐渐多了起来，有散装的、盒装的、蛋筒的、棒式的等等，五花八门，品种丰富。还出现了许多品牌，国内、国外的都有。只要进入盛夏，我们夫妇便会买一些冰淇淋，当然还有其它冷饮，存入冰箱。

儿子从小到大，没有少吃冰淇淋。记得他小时候闹时，我们会去买一支冰淇淋安慰安慰。儿子特别怕热，工作回到家时，喜爱打开冰箱吃上一支冰淇淋。

孙女也爱吃冰淇淋。她爸爸妈妈带她去公园或大型商场游玩时，玩得热了，会买一支冰淇淋给她。平时在家里是严格控制她吃的。有意思的是，她会打开冰箱门，数一数还有几支冰淇淋，如发现少了，就会说：“又少了一支，肯定是爸爸吃的。”

扁舟采红菱

□ 徐汉炎

头茬采的大多是嫩菱。看着那粉红色的嫩菱，勾人馋虫，我连剥两枚送入口中，顿时满口爆汁，清脆鲜甜，凉爽到心窝窝。

我采的头茬新菱收获颇丰，又顺带着从池边掰了几根茭白、摘了几只鸡头米带回。一家人把嫩菱当水果吃。中午，母亲又用嫩菱、茭白、鸡头米清炒了“水八仙”，助人清热解暑。

后面几茬采的大多是老菱角了。我依然泛舟于菱盘之间，几乎每张菱盘上都能采摘到一两个老菱，采菱的喜悦溢满心间。那水上的一种小蜻蜓在扁舟旁来回飞旋，有时还大胆地停歇在我手臂上，小翅膀高兴地一张一翕。色彩斑斓的蝴蝶们，也在菱花间翩翩起舞，伴我泛舟采菱。我一时兴来，从扁舟里站起，两脚分开，左右摇摆，扁舟在水中晃荡，涟漪随波漾开，心里也跟着乐开了花。

我喜滋滋地拎着一大篮老菱角回家，母亲让我送些给左邻右舍分享。我家的老菱角皮壳薄，煮熟了很好剥开，只需用牙轻轻在中段一咬，两手一掰，一分为二，下劲一捏，乳白色的菱肉就被挤了出来；吃起来细腻甜糯，菱香浓郁。

凤仙花开

□ 陈秀珍

下花瓣。瓷碗里渐渐堆起小山，撒上明矾后，她用锅铲柄慢慢捣磨。花瓣渐渐萎顿，化作一团湿润的红泥，散发着草木特有的清香。

“嬢嬢，乡下没有指甲油，我会做。”她挑来宽大厚实的麻叶，将花泥细致敷在指甲盖上，再用棉线缠紧。阳光穿过叶隙，在她指尖投下斑驳的光影。八枚裹着麻叶的指甲微微隆起，像端午时节的小粽。



妈妈走了

□ 陈谷登

妈妈走了，留下的是无法填补的空白和无穷无尽的思念。妈妈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地用爱编织着生活的每一天；妈妈的一生又是伟大的一生，从照顾年迈长辈到抚养子女成人，用瘦弱的肩膀撑起家庭的重担，用无私的付出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妈妈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在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也养成了勤劳肯干的好习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婚后对于妈妈而言，上有公婆、下有4个子女，一个8口之家，生活的压力可谓是不堪重负。我父亲担任农村基层干部，整天忙于工作，剩下的就是老的老、小的小了，平时家务事全都落到妈妈一个人身上。妈妈就像台永不停歇的机器，每天清晨早早起来扫地、做饭、打猪草，白天忙上工挣工分，夜晚灯下缝补浆洗、做衣做鞋，还要抽时间种瓜种菜、照顾老小。

我们兄弟姐妹逐渐长大成人，并成家立业，妈妈的负担却没有减轻，今天帮你家烧饭、洗衣服，明天帮他家带孩子，还要种好自家的责任田。

到了晚年，妈妈不愿意给子女增加负担，平时从来不开口向我们要什么，就靠着我自己父亲的那点退休金维持生活。几年前父亲走了，我们这些儿女都劝她搬到自己的家里来住，她总是以“和你们一起住不自由”为借口，实际上就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们只好安排专人每天给她买菜烧饭、打扫卫生，剩下的生活琐事仍由她独自承担。现在妈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思念之余我们也隐隐感到：未及尽孝已别离，此生永失避风港。

妈妈对我们兄弟姐妹疼爱有加。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全靠妈妈的辛勤劳作，没有让我们少吃一顿饭、少穿一件衣，供我们上学，教我们做人。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后，虽然没有走远，但平时也很少回家。妈妈总是放心不下，隔三差五地到各家去看看，还要带上一大包瓜果蔬菜。那年我生病住院，恰逢新冠疫情期间，妈妈不能前来看望，每天心神不宁。终于有一天可以走动了，妈妈带着补品来看我，一见面两眼通红、泪流满面，拉着我的手说道：“登子乖乖呀，你瘦多啦！”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流遍全身。而如今，我再也触碰不到那掌心的温度，唯有梦中再听妈妈唤我乳名。

妈妈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为人宽厚而随和。我们的二姨家离我们家不远，二姨夫去世得早，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她家大女儿已经嫁人，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生活十分困难。那些年妈妈总要抽时间帮助料理家务，还要瞒着公婆给他们带点吃的、穿的、用的。生产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妈妈，平时大事小事有求必应，今天帮你剪个鞋样、裁件衣裳，明天帮她带个孩、做点事。哪家出现了点小矛盾，她总是左劝右劝、尽心调解。晚年住在乡下时，偶尔也与人打打小牌，每次赢钱总要退给人家。问她为什么，她笑笑说：“有人陪我玩就够了。”住到城里不久，便在蝶园广场结识了一帮无话不谈的闲聊伙伴。

妈妈性格坚韧、意志顽强，生活压不垮她，病魔也吓不倒她。199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妈妈在自家阳台上不慎摔倒，一条腿很快肿了起来。爸爸连夜把妈妈送到医院，诊断为股骨断裂，第二天就做了换股骨头手术，打进了钢钉，出院后回家继续卧床休息，期间所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几个月后，妈妈重新站了起来，那钢筋也成了妈妈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取出来。2019年夏天，妈妈被诊断为口腔癌，做了切除手术。到了2023年春节后，口腔癌已经扩散，在家人的恳求下，妈妈又一次做了手术。这次手术整个下巴都被切开，刀口长达10多公分，好长时间脸肿得像只气球，子女们看了心里不是滋味，妈妈却总是若无其事的样子。过了几个月，妈妈的病奇迹般地好了，我们做子女的非常高兴，筹划着要在她90岁生日时好好庆祝一番。

如今，妈妈的突然离去，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与痛。妈妈，我们永远想念您！

青梅母亲摇着蒲扇笑道：“这草木染的指甲，比那些光鲜的化学指甲油强多了，不伤指甲还清凉解暑。”

女孩们嬉笑着互相帮忙，指尖跃动的嫣红成了夏日的清凉。她们还不忘挑选花形姣好的凤仙，夹在暑假作业里，不久，页面便留下蝴蝶形状的浅色印迹。

墙角那一丛艳色格外醒目，诗人说“万绿丛中一点红”，这抹红却比诗句来得更鲜活。当夕阳为花影镀上金边，我仿佛看见无数个夏日在花瓣间流转，那是草木写给岁月的美丽诗行，时刻充满活力与希望。